

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境况及话语权提升

——基于乡村的实践调研

金辉, 方爱东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多数民众的“价值公约数”, 拓展其乡村话语阵地, 对于扩大乡村话语群体对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时代的话语影响广度与深度具有重要作用。在了解乡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基础上, 探析制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话语权发挥的缘由。通过明确乡村话语主体, 激发主体话语意识; 建构契合实际的话语内容; 优化话语表达方式的关键以及创新话语传播等途径, 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话语权的有效提升。

关键词:乡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29(2018)03-0067-07

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 伴随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政治、军事冲突的削减,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渐突出, 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资本主义价值观日渐渗透到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引导中国人民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实际、最坚定的理想追求, 能起到抵抗外国价值观渗透, 塑造民族高尚价值理想的功能。乡村作为我国社会构成的主体, 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 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以及农民群众在价值观、理想信仰上也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对6亿农民的价值引导、理想塑造不仅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同时也与建设美丽中国密不可分。因此, 提升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话语影响广度, 占领乡村思想阵地, 培育乡村新时代价值理想, 具有重大全局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村境况——以乡村群众认知为切入

农民在摆脱了旧的思想束缚和封建迷信之后,

会成为一支推翻旧世界的坚强的革命力量。推动乡村思想变革, 要正确处理“破”与“立”的关系问题, 即以什么来破除落后、蒙昧的思想对乡村群众的束缚; 拿什么去重塑乡村新时代的价值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体现, 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提高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在认知与内在认同, 必须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当前开展乡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因此, 在以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界定、基本内涵、主要特征、思想源流、现实建构等理论研究为支撑, 还必须以实际调研数据为佐证, 结合乡村群众在性别、文化教育水平等差异, 分析乡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的现实境况。

1. 乡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看法

探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群众中的话语影响力, 必须要了解乡村群众的实际态度。根据调研^①, 76.5%群众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个人密切相关; 认为是少数人讨论, 与我无关的占比19.26%; 剩余4.24%的群众则认为是没必要的。值

^①本文涉及到的数据, 来源于安徽大学“两学一做”重点实践团队关于“赴含山县林头镇开展基层群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调研”。本次调研主要以安徽省马鞍山市林头镇乡镇政府工作人员及乡镇下辖的乐城社区、康林社区以及龙台村、都胜村、福山村等乡村群众为调查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开展, 共发出问卷600份, 有效问卷566份, 后期通过SPSS软件分析数据所得。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KS084)。

收稿日期: 2018-04-26

作者简介: 金辉, 男, 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仍有 23.5% 的群众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与自己的个人利益关系并不密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是国家层面的事情,了解与否并不会对自己造成多大影响(如图 1 所示)。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抓住乡村精神文化振兴的关键,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村话语影响力,以乡村群众需要为导向,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老百姓带来的获得感。让基层群众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是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并且使用村民更容易接受、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贴近人民的生活实际,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个人梦的力量,实现中国梦的理想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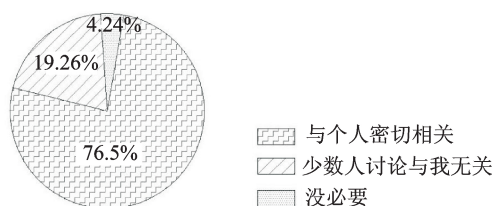


图 1 乡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看法

2. 乡村群众关于“三个层面”的理解

在国家层面,对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想追求,61.5% 的村民认为,虽然在现阶段还没有完全实现,但在不久的将来是可以达到这一目标的;21.2% 的群众认为,当前社会还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并与理想目标差距很大,要达到这一目标仍然十分艰巨,尚需努力;有 10.8% 的村民犹豫徘徊,对于我国社会现阶段是否达到以上目标无法给出明确的态度。仅有 6.5% 的村民坚信我国现阶段已经达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如图 2 所示)。对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和谐社会层面,74% 的群众对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持积极乐观态度,在国家层面建设取得实际成效的基础上,基层群众享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经济收入、民主权利以及稳定、和谐的国内环境,增强了群众对未来和谐社会实现的信心;仍有 26% 的基层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建设信心不足(如图 3 所示)。在“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层面,68.6% 的基层群众认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需要长期教育、示范、引领才能更好地形成,而 18.2% 的群众对这一目标持悲观、消极态度,认为当今社会风气差,导致这一目标难以形成,另有 13% 的村民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在短期内就可以形成,这种观点相比于前者来讲,形成了另一种极端(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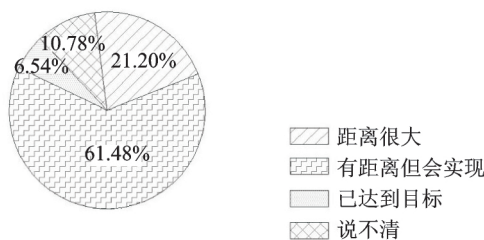


图 2 乡村群众对国家层面的实现状况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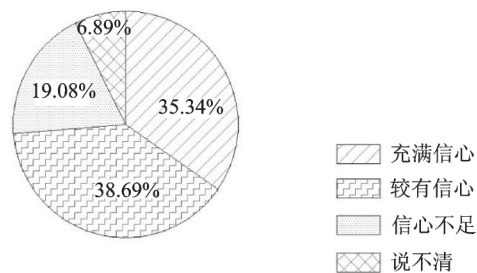


图 3 乡村群众对社会层面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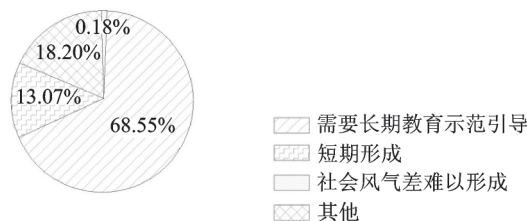


图 4 乡村群众对个人层面如何实现的认知

3. 乡村群众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及培育路径认知

一种文化、思想、政策在基层的构建效果,最直接有效的衡量标准是其对基层群众生活实际的作用。在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基层群众的实际效用,32.86% 的基层群众认为作用明显,57.95% 的群众认为作用一般,此外,8.83% 的基层群众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农民生活不起作用,0.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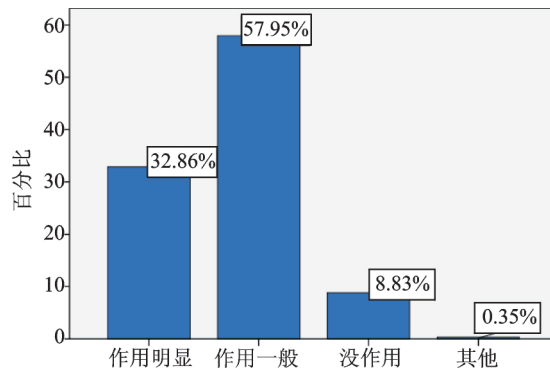


图 5 对农民生活的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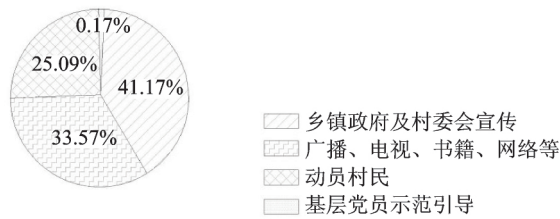


图6 乡村群众对个人层面如何实现的认知

群众由于受到文化水平、理解能力以及工作性质的影响,没有明确表态(如图5所示)。拓展基层乡村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乡镇政府相关部门及村委会工作人员的理论宣传占总数的41.2%;利用广播、电视、书籍等传统媒体形式以及网络新媒体宣传占比33.57%;另外,在发挥基层党员示范、引领作用,调动基层村民开展自我教育、自我培育分别占比0.17%和25.09%(如图6所示)。考虑到基层群众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理解能力等限制,简单地动员村民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法精准、简练地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本质,而“一种价值观念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到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1],结合乡村语境,提升乡土感染力。乡镇政府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作为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话语感染力的主导,过分强调理论灌输、说服教育等传统措施,忽略了网络媒体技术等现代网络技术的话语传播能力,这也是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群众基础,提升核心价值观乡村话语地位的现实羁绊。

二、制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话语权发挥的缘由

伴随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农业生产现代化逐步实现、乡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备,乡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显著增强。但是乡村物质文明的提升也逐渐暴露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滞后性,存在乡村教育设施不完善、文化活动形式单一、文化产品缺乏品质、文化产业落后等短板。伴随乡村社会改革的深化,社会结构的变动,群众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多种社会思潮的涌现,乡村群众在生活中出现了多元价值选择的困惑。有效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助推乡村振兴,建设乡村精神文明,必须准确把握制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话语发挥的现实缘由。

1.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压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存空间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

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对于乡村群众来说,现实物质生活的满足,相比于远大的价值理想更贴近生活实际。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城乡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在给中国乡村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脆弱、保守的农村文明化逐渐融入到市场化浪潮中,产生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融入到乡村群众价值观念、行为的外部挑战。乡村群众由于受知识文化水平的束缚以及“理性”判断能力的缺乏,在进行价值判断与选择时容易引起“价值盲从”的行为,加之外部物质利益的诱惑,优秀的中华传统道德原则,如,集体主义原则、和谐共生的追求以及友爱奉献的道德品质在乡村场域中容易受到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存空间的压缩,致使边缘化的危机日益加深。与此同时,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现代网络信息的发展,乡村社会开放程度日益提升,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等被马克思称为隐蔽的、强制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干扰着群众的理想追求与价值判断,乡村群众思维理性的缺失也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难以融入群众生活实际。

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思想以及盲目的宗教信仰很大程度上使乡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抵触。封建的、落后的宗教思想会消磨人的理性意识,将希望寄托给神灵,通过控制自我的欲望来获取精神上的慰藉,盲目、消极地依赖于命运的安排,从而容易产生宿命论的思想以及有神论观点,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追求的价值理性是相背离的。宗教思想对群众的束缚既体现在对思维的束缚,也包括对行为的羁绊,加上乡村群众受到知识文化水平不高的限制以及思维判断能力不强的束缚,信仰宗教的民众被动地接受宗教思想的灌输,并严格约束自我行为,严重的会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归结为神灵的意志的体现。在这种情境下,宗教会阻碍农民群众接受新知识、新思想,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含的精神感召与道德教化功能会逐渐丧失其话语信服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人价值理想的引导,对社会发展目标的确立以及对美丽中国构建的指引会因为盲目的宗教信仰而失去群众根基。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他把宗教比为“鸦片”,从而强调了非理性的、盲目的宗教迷信思想对群众的精神毒害。

2.“话语内容”与“现实需要”脱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目的在于引导社会、群众追求一种至善至美的和谐社会状态,要实现它的价值,必须要将以理论形态存在的价值理想转

化为实践活动。乡村社会因为受地理、经济、传统习俗等外在因素以及群众内在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小农思想色彩与落后性,表现在对先进社会价值观念的排除,这种排斥来源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族观念或者说是固化的传统乡村道德准则,导致先进的价值观念在乡村的渲染效果上作用甚微。在几千年的小农生产、生活模式、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农耕文化,确实是束缚了乡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崇高理想的追求。忽略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实践需要的根基,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其鲜活生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美好社会的希冀,确立的奋斗目标,是一种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理想追求。但是“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农民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简单的物质利益诉求是其最直接判断“价值与需要”的标准,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着力解决基层农民社会收入分配、福利、权利、乡村生态环境、医疗卫生、就业等现实需要是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需求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概括性的理论以及抽象的话语表达方式展现了当今国家奋斗、社会建设、个人追求的目标。但是,如何处理理论阐释与现实需要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基层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突破的瓶颈。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层价值,形成良好的生活情景与社会氛围,不断开拓新的视野与领域,牢固坚守乡村阵地。

3. 话语表达、传播方式与乡村群众认知途径偏离

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吸引力,必须将抽象的理论灌输转化为现实、通俗的大众化的话语表达,通过真实、亲和的大众话语将理论与群众结合起来。“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主流价值观构建,重点在大众化,难点在大众化,生命力也在大众化”^[4],通过调研发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表达式上,41.2%的受访群众获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是来源于基层乡镇政府宣传;15.5%的群众是来源于基层村委会的大力弘扬;学校教育以及新媒体技术的运用占比不到20%,这些也只是简单地通过标语、专栏、条幅、广播等方式完成任务,而没有考虑乡村群众受教育水平、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的特性,也忽视了利用具有乡土特色的典型人物、先进事迹、风俗习惯的感染,呆板的理论灌输使得抽象的价值理想空洞且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乡村农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流于形式上的粗浅敷衍。此外,调研发现,在话语传播途径上,70.5%的

受访群众来源于广播、电视、报纸、书籍等传统媒介,伴随乡村社会建设的不断提高,网络技术的普及,过度地依赖于传统的媒介途径而忽视新媒体技术的运用,在当今日益分散化、碎片化、个性化的大众生活中,会降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话语传播力度及话语影响力。信息时代,把握基层乡村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日常大众生活话语影响力,对于如何转变话语表达方式,创新理想、价值追求的传播途径,是一个时代性的话题。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话语权提升路径探究

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话语影响力,既要关注乡村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地域人情等现实特征,也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构建的内在要素出发,寻求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表达以及话语传播的四重要素在乡村基层的具体交汇点,融入到乡村社会,深入到农民内心,贯穿于乡村发展全过程。

1. 明确乡村话语主体,激发主体话语意识

话语的语言学意涵是指在某个特定的场景中用来表达说话者思想意图的语句、词汇等,在经过社会学家、哲学家的演绎开始逐渐摆脱了狭隘的语言学范畴而进入到社会环境中,被看成了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代表,而话语主体则是整个话语活动的物质承担者,既包括了领袖、干部,也包括政治家、科研学者、理论家等实际工作者。新时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塑造大众价值理想,从结构上来看,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从国家政治上层概括、提炼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质内涵,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理论灌输以及示范引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层落实。乡村基层的大众群体在这一结构中,受自身受教育程度、传统价值观、封建思想、社会环境等束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由于个体意识的缺乏,只是被动接收已经经过层层过滤后形成的价值理想与情感道德。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村话语权,必须要分层把握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话语主体,以话语范围的大小为划分,既要肯定党政机关话语权威,同时也要发挥基层党员以及乡村“贤达”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通过实现乡村权威的话语渲染效果来带动乡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升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话语。

党和政府话语主体的身份当担。“党和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一实践中必须有相应支撑的价值观并倡导推行,使之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影响和引导大众百姓的思想与行为”^[5],换言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首先应该是一种国家意志、国家行为。在这一行为过程中,我党可以利用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多种职能,综合利用多种方式、平台以及借助主流媒体的宣传与报道来达到建构自身话语,解构敌对话语的双重目的。有效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话语权,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顶层设计”的落实要体现在党自觉担负起倡导与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使命与责任,综合运用公权,通过制度规范、政策引导以及文化产品供给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乡村建设全过程。而“基层实践”要落实到基层乡镇党政机关的职能践行中,我党的一个重要特质在于理论素养与政治觉悟的先进性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增强乡村党员的理论素养与情感归属基础上,积极发挥基层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乡村社会形成特定的话语氛围。同时要增强乡镇基层党政机关“上传下达”的责任意识,将国家层面的价值理想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多种途径,结合理论灌输、观念说服等传统措施,以现代网络媒体技术为载体,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渗透力。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同时,也肯定了社会精英在推动社会发展上的历史作用。从乡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来说,乡村“贤达”,也就是在乡村话语影响力较大,道德品行较好,群众基础较好的乡村精英,他们或者是靠经济实力,或者是因良好道德品行而获得群众认可,亦或是传统宗族实力影响下形成的,这一群体在相对较保守的乡村具有较大的话语影响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话语影响力,要借助他们的话语阐释功能来化解群众的思想困境,并通过开展群众自我教育,潜移默化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想与目标追求烙印在群众言语、思维、行动中。

2. 构建契合乡村实际的话语内容

话语内容作为话语权的物质内核,回答的是“说什么”的问题,充实、优质的话语内容是巩固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话语感染力的保障。考虑到乡村群众受教育程度、理解能力、风俗习惯等差异,对于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

权,必须结合群众日常生活实践,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内容表达,同时要把握以下两个原则:

第一,处理好崇高理想与乡风民俗之间的关系。乡风民俗是乡村群众在长期的实践生活中产生的,并通过文字、思想、行为习惯、爱好等形式保存的具有稳定特征生活标识。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处理好外来先进思想与中国封建小农思想之间的关系,因为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乡村的话语影响力,“必然会引起农村经济环境、农村的权力系统、农村的传统旧文化及农民思想和心理其排斥与冲击。”^[6]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重点环节在于寻求小农模式与工业化文明之间的协调,通过相互借鉴,更新乡村群众的生活观念,改进生产模式。作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发挥对乡村群众话语激励与价值引导功能,要必须把握“破”与“立”之间的矛盾关系,破除乡村基层封建迷信思想、陋习对群众的禁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农民群众的思想、行为习惯,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价值追求。

第二,寻求理论与现实需要的契合。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所言,“先进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有助于人类解放,也是因为理论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现实需要的程度。”^[7]调研数据显示,高达58.0%的受访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效用持一般态度,9.1%的群众认为没用实际作用。值得思考的是:是理论自身存在短板,还是在贯彻、践行上与基层群众实践生活需要格格不入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指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支柱、价值引导,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伟大实践的价值诉求,是被现实与理论双重逻辑所证明的当代中国主流的价值观念。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现实的需要,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8]通过实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落实到对群众收入的增长、权利的维护、福利保障的完善以及和谐的乡风建设,面向乡村群众生活实际需求,考虑乡村群众的文化水平、思维习惯等,以矛盾特殊性的原理为指导,结合乡村实际,探究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途径。

3. 优化话语表达方式

说话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技巧。同样的内

涵,不同的话语方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话语效果。合理恰当的话语表达方式是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权关键环节,是解决“怎么说”问题的有效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时代团结全民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理想与价值追求,同时也具备政治意识形态性质,通过政策规定、理论宣讲等权威手段去弘扬、培育,往往通过单一的理论灌输方式去巩固其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权,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与敌对意识形态展开斗争,争夺话语领导权的强力、有效途径,但是“特别是面对受众多元的现代媒体语境,官方叙事常被认为可信度不高、影响力不强”。^[9]考虑到我国乡村群众现实的社会乡风民俗、文化教育水平、认知能力、思维方式等地域性制约,尤其是在当今网络信息化、碎片化的日常生活实际中,相比于晦涩深奥的理论灌输来说,基层群众更喜欢通俗大众化的话语表达。通过调研了解到,41.2%的乡村群众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通过乡镇政府的宣讲与灌输,条幅、专栏、广播等媒体宣传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基层大众能否从这样官方的理论灌输中增强认同呢?能否自觉地去遵循呢?在了解乡村群众现实生活需要的条件中,大多遵循“收入—权利—福利保障—基础设施—精神文化”的需求逻辑,物质需要的满足是促使乡村群众扩大精神文化需要的前提。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日常生活话语地位,要将其目标追求与现实成就转化为群众日常生活需求的满足,用贴近大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作用。“使用的文字要口语化、浅显化;要少一些假、大、空,多一些人道、人性、人情色彩……力求生动活泼,灵活多样,追求实效和长效。”^[10]

4. 创新话语传播途径

话语传播是话语表达方式的手段与载体,有效的话语传播途径,可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渗透力。现今乡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途径,除了具有官方政治色彩的理论宣讲外,大部分群众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书籍等传统媒体形式,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上都受到限制。在多元化思想相互碰撞的时代,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一种话语传播的广度与影响深度直接决定其话语意识形态统治力大小。

一方面,伴随网络信息的发展,新媒体平台的拓展,基层乡村网络使用得到大众化普及,为我们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话语权提供契机。利用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载体,将社会主义核

价值观融入到群众碎片化的日常生活中,传递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念,弘扬社会道德理想,在潜移默化中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同时,要规避网络媒介的负面效应,加强对媒体的管理与媒体信息的筛选,防止大众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走向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发展歧路。

另一方面,立足于基层乡村群众的现实精神文化需求,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传播途径把文化教育作为其弘扬的有效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是作为一种道德追求与理想价值,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日常生活领域话语权构建,规范群众日常行为及引导生活实践符合道德标准,必须要使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措施。开展全民教育,丰富扩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式,大力开展“三下乡”教育实践活动,建立广泛的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现代化基层文化传播途径,运用媒体、新闻、广播等形式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建设基层精神文明宣传站,定期组织宣传队伍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宣传,拓宽乡村群众现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范围,增强话语认同感,使乡村群众不论在日常生活、生产实践中,还是在人生态度、理想、追求上都时刻受到崇高的道德、理想的感染。长期以往,便会在精神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远大理想与价值追求内化为自省、自律,从而引导实际生活,讲文明、树新风,改造传统陋习,结合自身实际践行社会新风气,增强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在共享发展成果中,提高民族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弘扬家国情怀。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11]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话语权,要认识、巩固基层乡村群众的话语主体地位,通过贴近群众生活实际的话语表达方式,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内容阐述,突破单一理论的禁锢,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日常生活表达,结合时代发展的契机,利用新媒体平台作为传播载体,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地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话语权的提升。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北京:人民日报,2014-02-26(01).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7.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 [4] 李金和.当代中国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178.
- [5] 方爱东,范世珍.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主体的身份担当[J].湖北社会科学,2017(4).
- [6] 肖芳.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3.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 [9] 朱文婷,陈锡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建构的三个维度:观点辨析及路径探讨[J].理论与改革,2015(4).
- [10] 祝平.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权的重建[J].求索,2014(7).
- [1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The Rural Condi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Discourse Rights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Rural Practice Investigation

JIN Hui, FANG Aidong

(*Institute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the “common divisor of value” of the majority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 firmly grasped the position of their rural discourse. The expansion of rural discourse group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 discourse influen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the new era.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rural people’s cogni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n analyze the reason of restricting the rural discourse right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rough defining the main body of rural discourse, arousing the subject’s consciousness of discourse, constructing discourse content suitable to reality, optimizing the mode of discourse expression as the key and innovating the communication of discourse, we can realize the effective promotion of rural discourse right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 words: rural area; socialist core values; discourse rights